

祖庭之旅

白云禅师

二十里送行欲尽
青山捧出梵王宫



浙江鄞县（会稽）太白山天童禅寺，群山环抱，奇峰怪石，飞瀑流泉；座落於一片苍翠浓荫之中，洵乃灵山古刹，庄严殊胜的人间净地。

宋代王安石的感怀之作，以万松夹道，长达二十里而直通少白岭；可见天童犹若一颗摩尼珠，深隐於绿色清凉之境，必须曲径探幽，方得觅得梵刹之灵秀！

天童、乃天岳之祖庭，道（弘觉）、乃本昼之尊师，彼此法渊休戚相关；笔者身为天岳九代弟子，自挂搭海隅，与祖庭闔别四十七年难得机缘，率法眷千里迢迢，回到谒祖，倍感时流迁变，老来尚能亲近历代祖德之遗范，安抚近半世纪远隔思念之心。

天童、自开山祖师义兴禅师创寺以来，迄今已是一千六百八十多年的历史，於寺志中记载；最早，约西晋永康元年，西元三百年，义兴禅师来到会稽之东谷结茅潜修，其时生活极苦，为地处偏僻，不得供养故。

天童之名，缘於义兴禅师苦行，营生艰辛，时有一童子为之供养，直至渐有慕道者维护，建成最初的金粟院，才告假离去；行前，童子告师曰：

「吾本太白金星，因师道心感天，玉帝命吾化作童子，为师护法左右；现今因缘成熟，伽蓝开创即在眼前，吾但尽力至此，当回天宫复命。」

言迄，童子跨白鹤而去，倏忽失其踪影；从此，山名太白，亦称

白鹤，寺曰天童。

天童建寺，首始结茅。次成兰若，以至伽蓝蔚成；迨於唐肃宗至德二年，西元七五七年，受东谷地形之限制，缺少发展的空间，於是扩大范围，夷平白岭之阳，方始形成现今宏伟壮大之规模。

古刹年久，经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以至民国，伽蓝成坏，枯荣七次之多，最为惨重者，当数明代神宗万历十五年之水患，全寺殿宇寮舍，悉为山洪冲圮；直至明崇祯四年，才得密云禅师发动复建，四处奔走，广事缘化，次第恢复旧观；古刹梵宇，法源禅席，重现太白天童，并易天童为山名，取弘法禅寺为十方丛林，法系临济衍派，立金粟院为开山堂；后至觉直木道愍禅师，改金粟为平阳，复天童禅师古称。



天童禅寺，历代尊宿辈出，於中国南方，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尤以临济禅风，影响所及，远至日本；约於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，西元一二二三年，有日本道元禅师，等太白，访天童，问道於如净和尚，得禅宗精要，悟佛法觉门；还归日本，创曹洞宗，至今宗下子孙，乃以天童为祖庭。

（注：教界误认天童系出中国之曹洞，即源於此。）

天童，溯源於四十七年，笔者出掌天岳方丈，循习必须回山谒祖，那份热闹场面，相较四十九年之后；率团前往朝礼，不仅人事全然不同，法筵气象，显得格外冷落；往来人物，彼此但取观光，宾主面对现实，已无庄严殊胜之法缘态势了！

是日，知客特地带领朝礼团体，现於大殿礼佛，后至祖堂探源；随行缙素，从众多的历代尊宿莲位中，寻找愍老与昼老两位与本门有着密切关系的师祖。终于，七手八脚，忙了好一阵子，总算找到了；赶紧请至供桌之上，全团法眷，不分缙素，整衣恭敬，虔诚礼拜；此刻笔者衷心，尤其激动，默默地，胡跪当前，潸然泪下。

我哭，浩劫之余，祖庭没落了。

我倾诉，期望天童古刹，重整唐风明范。

久久，侍者师告诉我，知客欲带我们去参观天童异事之一的五观堂。天童之五观堂，何以称作异事之一呢？

好久以前，时不可考，有一天，来了一位体态肥胖，两耳垂肩的中年比丘，嘻嘻哈哈地进出山门，时正午斋，声声高喊：

「咱饿啦！给咱饭吃！」

语音未了，他已大摇大摆地直奔五观堂，好象常住天童，环境挺熟，很快就到了堂内；进堂之后，左右探视一下，然后有模有样的，俨然方丈和尚，大呼呼地等上了方丈位，动手就吃喝起来。

此刻，在座的有当家，有知客，以及常住大众师，睹此情景，赶忙上前，叫他下座，苛责他太过无理；然而，胖比丘充耳不闻，迳自吃喝自在。

当家师见状，不免气急，随即吩咐常住中的照客师傅，著令将他拉下座来；於是，三四位照客师一涌而上，有的拉手，有的推肩膀，费了许多工夫，胖比丘稳如泰山，文风不动。

这是知客师见状，大声嚷道：

「拉他耳朵，拉他耳朵！」

照客师闻言，遵命行事，两人快步上前，一左一右，分别抓住了胖比丘原就垂肩的长耳朵，使劲地欲把他拖下来；可是，耳朵是抓住了，也一直使劲拉，但见胖比丘被拉的双耳愈来愈长，而胖比丘的身体安坐如故！

大众师至此，个个既惊有惧，赶紧通报方丈和尚；方丈和尚问明原由，匆匆步入五观堂，略事端详，随即合掌问讯，言道：

「菩萨化身，何显罗汉相，游戏於天童金粟之地？！」

（按：金粟，即金粟如来，但非讹传化身维摩诘者；从言思维三昧经或发迹经，於中亦无记录之句。）

胖比丘闻言，肃然敛容，双耳恢复原状，离开方丈位，合十言道：「兜率之情，造次寻访，如愿足矣！」言迄，倏忽不见。

五观堂中，肃穆沈寂，合掌当地，已近茫罔状态；方丈和尚见状，朗然一声佛号，嘱咐结斋之后，改方丈位，供养弥勒菩萨，替代紧那罗王监斋菩萨位，方丈位与之对换。

这，就是天童的五观堂，何以供养弥勒菩萨的缘起；可惜现前的知客师，但知长耳，未知事迹，忝为祖庭法系子孙的笔者，籍佛印月刊园地之便，与以发表所知，聊资后人参考。

写到这里，天童更有一事，於此不妨稍为提及；那就是「金粟院」，天童开山义兴禅师，经白鹤童子殷勤护持，改茅蓬而成精舍，取名金粟院，位於太白之阳，即东谷之地；后来，至明代神宗万历十五年，因山洪灾害，东谷所有梵宇殿寮，荡然无一幸免，至崇禎四年，得密云圆悟禅师，广发大心，劝施复寺；不久，天童焕然，寺务与法务，不仅恢复昔日的盛况，尤其是密云禅师以功成身退的德养，将方丈位传给了明代大儒，俗称木陈道人，后请剃度为僧的「道忞」禅师。



道忞禅师接掌天童之后，由于儒风与禅风四播，各地前来依附者，更是永愈禅师；当时门下最著者有本昼、本隆、本亮、本四大禅门法将，尤以本昼禅师，於儒士声望，与乃师等量齐观，世俗情谊，犹如兄弟，时号直木道人便是。

时至明末清初，本昼与本隆为天童建立祖堂，关系义兴禅师最初立精舍为金粟，道忞禅师出身平阳；本昼以尊师立号，金粟乃作开山堂，祖堂以平阳为号；本隆则认为金粟当立作祖堂，开山堂干脆废掉，移作纪念性的用途。

一番争辩之后，终究将开山堂保持金粟其名，祖堂不知名号；适时天童不久方丈易人，由本亮禅师出任住持职，本隆禅师任职开山堂为首座和尚；本昼禅师则系天童逊让之人，独自背负「平阳」堂的法脉南下，在洞庭湖畔，岳阳楼侧建立了天岳山。

从此，本隆禅师常住在金粟院，不仅辞谢了首座位，而且还独立门户，不与天童来往；时至笔者於三十七年告别浮丘，金粟院本隆禅师的后代子孙，仍然递传遗风，丝毫不曾改变；也因此，金粟院的子孙逐渐凋零，迨至今朝，笔者曾就此段记事，询问现今

知客师，所得回应，却是不知道。

现今天童方丈明旻法师，系圆瑛法师高徒，未悉得知此一公案否？！



摘自《影子》白云禅师著